

把祖國建設得更美麗

— 解放軍通訊報告選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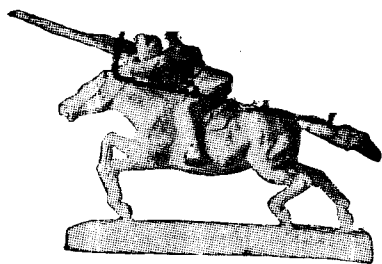


中國青年出版社

把祖國建設得更美麗

——解放軍通訊報告選集——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所收集的十一篇文章，都是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積極參加祖國各種生產建設的通訊報告。它表現出了人民解放軍的戰士們積極為祖國建設事業服務的熱情，寫出了他們對祖國建設事業的偉大貢獻。在祖國的西南和西北的邊陲上，他們戰勝了千難萬苦，勘察資源，修築公路，開鑿水渠，架設橋梁，開闢荒地，使荒涼的沙漠變成了綠洲，在嚴寒的雪山上修通了公路……。在祖國工業基地的東北和富饒的江南，他們又積極地參加了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和工業建設。

書號 526 文學 89

把祖國建設得更美麗

編 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4 1/2 字數 83,000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 4,300 元

印數 1—32,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336號

目次

新疆行.....	柳成行	一
天山探礦記.....	何永鰲	二〇
我懷念着可愛的新疆.....	艾葉	四〇
記哈密部隊修紅星渠.....	肖燕	四七
虎拉山上的伐木英雄.....	孫兆華、任兵	六六
腰斬黃天湖.....	向陽、倪惠方、李銘楷	七三
激戰虎渡河.....	魯蓀	八〇
荊江，我們征服了你！.....	陸柱國	八五
康藏公路在勝利前進.....	陳斐琴	九六
架起怒江橋.....	崔星華	一〇五
戰勝沮洳地.....	鄭世仲	一二六
新的崗位.....	王坪	一三六

新疆行

柳成行

一

好久以來，我就有一個宿願，什麼時候能到新疆去一趟，那裏的許多事情在吸引着我。但一直未能成行，起初是沒有機會，及至有機會時，到新疆去的人很多，一星期數次的班機總是客滿。弄得我買一張飛機票竟等候好幾個星期。

一天早上五點鐘，我終於懷着一種去遠方會晤沒有見過面的情人的心情，離開了北京。

天老是下着雨，飛機下面是一片雲海，白茫茫的，什麼也看不見。一直到了西安，雨還沒有停，這兒已整整下了十五天了。因為霧太大，雲很低，由新疆飛來的飛機不能下降，我們也不能繼續飛行，只得停在蘭州等候。本來兩天的路程，只好分爲三天走了。增加一天的行程，我倒感到有一年那樣長。假如是坐火車和汽車，只蘭州到烏魯木齊的一段就需十二晝夜，這一天和十二晝夜比起來，那是差多少呀，這還不算由西安到蘭州的三晝夜呢！

一到了蘭州，就和華北大不相同了，六盤山以南，整天在下雨，飛機只飛了一個小時的

時間；這兒卻晴空萬里，山上看不到一點綠的顏色。再向西北飛，祁連山的頂上，蓋着一層白晃晃的終年不化的積雪。飛機飛過了長城的起點——嘉峪關，又飛過了星星峽，我們已飛行在新疆的上空了。我們是在黃橙橙的戈壁灘的上空飛行，強烈的陽光晒的飛機像蒸籠似的，熱得連件襯衣都穿不住；一時在天山的峽谷中穿過，這兒卻冷得叫人發抖，飛機的窗子外面結了一層薄冰。

過去我曾讀過唐朝王之渙的一首涼州詞，他本是描寫甘肅是如何荒涼的，但最後一句「春風不度玉門關」，卻把新疆說得連甘肅也不如了。甘肅雖然荒涼，可還有春風的吹拂，但新疆呢，就連春風都不敢過去。

說起來，這也難怪，因為當時的人們還沒發現地底下的祕密，假如只從表面上看，現在的新疆也還有很多荒涼的地方。新疆地廣人稀，有着十六個浙江省那麼大的土地上，住着十幾個民族，總共才有五百三十萬人，到處是一眼望不到個邊的戈壁灘，有時走幾百里路也碰不上個人家。

其實，新疆真是一塊寶貝地方，別看它表面上多麼荒涼，它的地下寶藏可是非常豐富的，人們到現在還摸不着它的底。從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到北疆的準噶爾盆地，一直到甘肅——河西走廊和陝北，地下都是石油。那麼多的地質勘探隊，已經調查了好幾年了，到現

在還不能斷定它下面到底蘊藏着多少。在帕米爾、崑崙山、天山、阿爾泰山中，到處是未經開發的原始大森林，有些地方，到現在還沒有人進去過。那兒的野羊就有毛驢那麼大，山中還有數不清的礦藏。土地也真是够肥的了，只要把種子撒到土裏，就可得到豐盛的收穫。在被人們稱之爲塞外江南的伊犁河谷，一棵小麥能發八十根杈，有的還能發一百二十根，結一百二十個穗子。在烏拉烏蘇一帶種甜菜，每畝的平均產量是五千斤，高的達一萬斤。棉花在新疆也能長的很好，在吐魯番有一個棉花豐產模範名叫拜力克，去年他在每畝豐產田中，收穫了七百零三斤的籽棉。

春風已經普度玉門關了，並且已吹遍了新疆；確切地說，那就是一九四九年冬天，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了新疆。從那時候起，新疆就出現了春天，解放軍建立了很多大農場和工廠，就像雨後春筍一樣，把荒涼給攆跑了。

二

我曾到過祖國的許多地方，但都不像新疆這麼新奇：服裝是五顏六色，各種各樣，維吾爾族的姑娘們穿着紅紗做的衣服；哈薩克族的男人都穿着皮褲，頭戴一頂毡帽；蒙古族的人們都騎着馬，還在馬身上帶着一口飯鍋；俄羅斯族的人又都是西服革履，女人們都穿「布拉

吉」和高跟鞋。他們雖然都是在一種氣候下過日子，卻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可是這兒的人們都是那麼熱情，你不論坐車或騎馬，在路上隨時會遇到陌生的人向你熱情地問好，就連那些「巴郎子」（小孩），也常對你伸出親熱的手，稱你同志叔叔。

來到新疆，我才深深感到對它瞭解實在太少了。所以同志們向我介紹要去的地方時，就沒有辦法下決心，不知先到哪兒去好。有的叫我去南疆的喀什，然後再到帕米爾高原，去看那裏的邊防戰士和塔吉克民族；有的勸我去天山頂上看「西天瑤池」——天池，和天山中哈薩克族的牧場；有的提議我去伊犁，假如要看新疆的十六個民族，在這地方就可以滿足了；並且可以吃到維吾爾族的「抓飯」，喝上哈薩克族的「酸馬奶子」，還可以吃到塔塔爾族的「奶疙瘩」；過一過我們兄弟民族的生活；有的叫我去吐魯番，我們所吃的那種無籽的白葡萄乾，就出產在這個地方；還有的叫我去阿山，看看那兒的人們如何開採金子；有的叫我去參觀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戈壁灘上建立起來的機械農場；有的叫我去看看由人民解放軍新建設起來，並已開工生產的「十月汽車修配廠」、「八一鋼鐵廠」、「七一紡織廠」；有的叫我去訪問烏蘇石油公司；還有的叫我去看看那些分佈在全疆的、由人民解放軍所修建的烏魯木齊的紅雁水池，和平渠，焉耆的解放一渠、二渠，伊犁的四十團渠，哈密的紅星渠，庫爾勒的十八團渠，阿克蘇的勝利渠以及正在修建中的鐵里木大渠和通古斯渠等……；這些新的水渠，引

來了天山和崑崙山的溶雪，灌溉着一百六十餘萬畝的土地；還有的同志請我一定去看看一座在戈壁灘中正在建設的城市，並說明路最近，交通也方便。

按照我的心願，我想都去看一看，但需要很長的時間；如果照同志們說的那些地方走一趟，只烏魯木齊到帕米爾，來回就得兩個月，再從帕米爾到阿山（在阿爾泰山腳下），從阿爾泰到伊犁，再返回吐魯番到哈密，那就需一年或更長一些的時間。當時我真想長一對能日飛萬里的翅膀！

三

一天下午，我乘着汽車，沿着從烏魯木齊到伊犁的公路，到新城去訪問。這座新城離烏魯木齊三百二十二華里（這是同志們所說的那些地方中最近的一處），它是未來的瑪納斯河流域農業生產的指導中心。

汽車沿着公路前進，路旁開滿了鮮花，不時還遇見鑽探石油的井架。當快到瑪納斯河流域時，路旁出現了大量金黃色的麥田，戰士們駕駛着自動聯合收割機緊張地進行收割。汽車穿過了瑪納斯河的大橋，西行了十餘公里，新城就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這座新城還沒有它正式的名字，祖國的地圖上現在還找不到它，可是在新疆卻無人不曉。

據說過去曾有人提議要把它叫「朱德之城」，因為這座新城是由邊疆戰士們建設的。在它還沒有正式命名之前，建城的人們稱它爲「石河子新城」，我們暫且就叫它石河子新城吧。

進到城裏，負責招待的同志，把我領到招待所去住，這座招待所設備很齊全，環境也很美麗；我剛把行李放下，熱心的同志們就告訴了我這座招待所的來歷。

那是在一年以前，中國人民志願軍歸國代表來到這座新城的時候，城還沒有建設起來，還是一塊荒涼的戈壁灘，戰士們都住在臨時搭起的帳篷和地窖子裏。當時，戰士們很遺憾，找不出一間合適的房子給我們最可愛的人住；於是有的戰士提議，在不妨礙生產和建設的條件下，用義務勞動蓋一座招待所，結果很快地建設起來了。今天我們住上戰士們親手蓋的舒適房間，有一種特別的感受。

石河子在準噶爾大戈壁的南緣，在烏魯木齊與烏蘇油礦之間。這裏有着瑪納斯河灌溉的數十萬畝肥沃土地，天山中有許多礦藏和天然的良好牧場以及原始森林，真是一塊難得的好地方。

一九五〇年的初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部隊來到了這塊地方，要在烏拉烏蘇一帶墾荒種地。那時候，這裏還是沒膝的深雪，除了那些尋找食物的狼羣、野羊和獾以外，真是找不到別的好鄰居。

城市的建設是從一九五一年開始的，建城的人們，都是參加農業建設的部隊，他們沒有建築用的掘土機，只有幾把維吾爾族種地用的「砍土鎬」；也沒有起重機，就連建築材料（鋼筋和水泥由外地運來）也得由戰士們自己下手解決。從開始建設到現在，才不過兩年多的時間，而且當中又去掉了兩個漫長的冬季，雖然時間是這樣的短，可是新的城市已經屹立在了戈壁灘中了。那些形式美麗的建築，有計劃的安排在各處。馬路都挖好了路基，路旁栽種上了樹苗。看到這樣一座新建設的城，我的疲勞被一種力量給趕走了，還沒有洗一洗被塵土弄髒了的臉，我就離開了招待所，向那些吸引我的地方走去。

從招待所出來，向西走，穿過一條寬闊的馬路和一段尚未建築的空地，就到了城市的中心。這裏有一座鋼骨水泥的大廈，是在一九五二年建築起來的。在這座建築物的北面，是最近落成的、為機關人員使用的禮堂，雖然內部修繕仍在進行，人們已用它來開晚會和聽報告了。禮堂的西面是青年館和機關宿舍，西南上是託兒所和小學校，孩子們正在這些優美的環境裏生長着、學習着。小學的西南方是麵粉廠和木材廠。和小學遙遙相對的東邊，相距約兩公里的地方，正在修建一座準備設置五百張牀位的大醫院。在其他的街道上，建築了一幢幢別墅式的小樓房。看到這些美麗的建築物，我彷彿看到了戰士們在天山的大雪中找木材、挖石膏，在戈壁灘的酷暑中燒磚瓦、打木架，那些被太陽晒得黑黝黝的面孔，和緊張的勞動姿

熊。我又想到戰士們在新疆所從事的那些水利和工礦的建設，他們都是在同樣艱難的條件下勞作的。這些建設，不僅是戰士們巨大的努力的結果，並且是戰士們智慧的結晶！

天已經不早了，太陽像一個大火球，慢慢向天山背後隱去，霞光照射着城市紅色的房頂、乳黃的牆壁和天山頂上的白雪，形成一幅燦爛的彩畫。機關裏的人們，已經吃了晚飯在操場上打球、跳木馬，小孩子們在花圃中玩那些盛開的西方蓮和美人蕉。當我在欣賞這些動人的景色時，一位同志走來訪問我這位「遠方的來客」。

這位同志是負責領導建設該城的幹部。他向我介紹了這座新城未來的建設計劃，又使我沉入更動人的遠景中了。

在我看過的那座大廈前面，將出現一處可以容三萬人的中央廣場。圍繞着廣場，將建設起民族風格的大劇院、文化宮、圖書館。有一條橢圓形的林蔭大街，劃出了城市的中央區域——行政區。從這裏伸出八條寬廣的林蔭馬路，把城市分為幾個區域：城市北部是文化區，在這裏將建立起中學校、農業技術學校、專科學院等；東北角是一個有着人造湖和運動場的大公園；東部是火車站、飛機場；南邊是自來水廠、果園、醫院；西面是工業區；這裏有農產品加工的工廠、畜牧品加工的工廠、發電廠、機器廠、木材廠、食品廠等……在工業區還有一個專供工人們遊玩和休息的公園，爲了消除工業區煙霧對城市空氣的影響，在市

區和工業區之間，栽種一條一百公尺寬的林蔭地帶。

從城的中央大街一直向北走七公里的地方，是一個規模宏大的機械化農場。有一條運河從城市的邊緣流經這個農場，再把烏拉烏蘇平原的其他農場聯結在一起。各農場的收穫的穀物和工業原料作物，將用汽輪運到城裏來加工。

城的周圍，還有三十公里長的環城防護林，它可以劃清城市的輪廓，並預防風沙對城市的侵擾，夏天還可以抵禦戈壁灘上的酷暑。

四

春風已經颳遍了整個新疆，處處開放着春天的燦爛花朵，當你看到祖國的邊疆已從冬天變為春天的時候，你不能不對那些春天的使者致以無限感激和謝意，可是我能對這些春天的使者——祖國人民最優秀的兒女，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邊疆戰士們說些什麼呢？他們參加了戈壁灘的開拓工作、天山裏的伐木工作、工廠的修建工作，還是駕馭機器的生產能手，他們個個都是英雄好漢，他們是很值得驕傲與自豪的。現在讓我引用在飛機上一位工人同志對邊疆戰士們的一句話作為結束的讚語吧：「你們是在建設祖國的西伯利亞啊！」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

天山探礦記

何永繁

在蘇達板山區

雖然已是五、六月天氣了，蘇達板山區卻蓋上了尺把厚的大雪，這荒無人煙的山區更顯得寂靜、寒冷。

早晨，雪晴了。風吹着雪花滿天亂飛。山下一個雪堆掙動起來，從雪裏鑽出了一個人。他向四外望望，俯身爬到雪堆上，伸手把雪堆頂上被風颳倒了的三面小紅旗子扶正了，把旗上的雪抖掉；風又颳着旗子飄起來。旗子上端正地寫着：「爲了我們可愛的祖國」、「爲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而鬥爭」、「克服困難就是勝利」。

那人呵了呵手，把雙手插在雪裏，一邊扒雪一邊叫道：「快起來吧！雪都把咱埋住了！」雪堆又使勁掙了掙，雪被抖掉了，露出了土色的帳篷。一個個穿着軍衣的戰士，從帳篷裏鑽出來，最後是一個穿着便衣的老頭。爲頭的一個小伙子蹣着腳向最先出來的那人說：「隊長，你怎麼不早叫我們一聲？今天還上山不上山呀？」

「上山」

答話的是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地質礦產調查隊的隊長劉明，他和他的調查隊從烏魯木齊出發，昨天才趕到這裏。他們到這裏來的任務，就是要探尋出蘊藏在這深山裏的冶金工業的重要原料——成份較好的火成鐵礦。

大夥七手八腳地把堵在帳篷四周的雪打掃乾淨之後，各人從背包裏掏出冷饅頭啃了幾口，只留下炊事員李大均在家做飯，其餘的都出發到山裏去。

走在前面的是隨隊的地質專家楊爲國。他是這個調查隊的技術指導，已經五十歲了，但精神還挺好，拄着根手杖，在雪地裏蹣跚地走着。在走近雪坡的時候，青年團員劉龍緊三步趕上去扶着他走。

下了一座山，過了一條小河，又爬上一座高山，約摸在離駐地五里地的地方，就是原來決定的勘察地點。大夥在一塊颳沒了雪的山石上坐下來。楊爲國掏出手帕來擦了擦臉，用手杖敲着腳下的亂石說：「這裏原來有鐵礦的露頭^①，已年久風化了，現在周圍是很多的石頭，不知下邊的情況怎麼樣；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把四周的岩石去掉，看看下邊的情形。」

① 露頭：礦脈露在地面的部分。

隊長劉明接着站起來說：「對，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我們只有十三個人，要給這座山『開刀』，任務是艱鉅的，我們要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來幹；可是我們還有許多地方要去，這就要爭取時間，盡量能在半個月以內把這半個山頭搬到山溝裏去。來，幹吧！」

大家「轟」的一聲散開來，各人都掄着個十字鎬，在專家指定的地方動起手來。剷開了雪，下面就是堅硬的岩石。這岩石的硬度這麼大，十字鎬刨下去，火星嗤嗤直迸，刨不上十幾下鎬尖就沒啦。那邊小組長劉龍早就沉不住氣了，一邊刨一邊噎呼：「不行，這樣像敲梆子似的，別說半個月，半年也甭想見到礦苗！」

隊長正在一邊和專家商量什麼，聽見劉龍喊叫，回轉頭來說：「對，這樣搞法不行，大家先停一停。」又問班長：「鄭明德同志，炮鉏、鐵錘、炸藥帶來了沒有？」

「帶來了！」

「打砲眼，下炸藥轟！」

改變了方法，分兩個組打眼，進度就快了，大家幹的也更起勁。一組組長吳建文，是個胖子，整天臉紅紅的像喝了半斤燒酒似的；力氣可也真大，舉着十四磅的大鐵錘，連打五百下不休息。二組組長劉龍個子小，可有個高胸脯，因為這次行軍每次他都爬在頭裏，大家都管他叫「爬山虎」；年紀輕，有股子楞勁。兩個組有這兩個人帶着，比着幹起來，個個把鐘頭

的工夫，兩個五十公分的砲眼就打成了。班長領着安上炸藥，喊了聲「走開！」

「轟轟！」頭兩砲打響了，「呼」地冒出兩股煙，洞旁的雪被燻的烏黑烏黑的，大塊大塊的石頭飛滾到山溝裏去。

砲響以後，班長第一個向炸坑跑去，揀起幾塊石頭來。休息的時候，班長把石頭遞給專家說：「楊專家，給我們講講地質學的常識吧！」同志們也都圍過來。楊爲國把石頭端詳了半天，點上了一枝煙微笑着說：「好吧，要發掘祖國地下豐富的寶藏，首先就要學習對礦物岩石的識別，就拿這塊石頭來說吧，」他撫摩着石頭斷面說：「這就是很有用的東西。這是一塊很完整的海百合化石。化石是鑑別地層時代的重要的證據；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知道，這裏的地層是屬於石炭紀的。」接着，他就講了許多關於認識礦苗的常識。大家邊聽邊記，這樣一面勞動一面學習，不知不覺一天過去了。

人們天天都在這裏勞動，石坑也一天天加深着。

這天，打了兩個砲眼還沒裝藥，天就黑了。炊事員李大均在山下扯着嗓子叫：「天——黑了！回來——吃飯了！」大家只得收拾回去，砲眼留着明天再放藥。

夜裏，劉龍凍醒了，爬起來出去小便。一出帳篷，就看見天陰的厲害，偶爾還落下幾滴雨點。心想，這天山區的氣候真特別，剛剛下了大雪，現在卻又要下雨了。這時，他驀地想